

从颠覆外交到军事入侵

——利比亚对乍得内战的干涉行动及其影响^{*}

刘 磊 王 泓 憬

内容提要 干涉乍得内战在利比亚外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乍得内战爆发，为利比亚干涉乍得内政提供了绝佳契机。利比亚干涉乍得内战的行动过程，展现了利比亚从谋求奥祖地区到寻求两国合并的发展轨迹。利比亚对乍得内战的干涉历经颠覆外交、颠覆外交与武装干涉并行以及全面军事入侵 3 个阶段，其特点及成因受制于卡扎菲个人意识形态、地区安全局势发展和冷战格局变迁。利比亚干涉乍得内战意在扩大利比亚在中非地区的影响力，因此从范围上说属于地区安全问题。然而，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把冷战因素和地缘政治冲突引入乍得内战，最终加速了利比亚对乍得内战干涉行动的破产，也是外部势力干涉非洲局势的一个例证。

关键词 利比亚 干涉行动 乍得内战 颠覆外交 奥祖地区

作者简介 刘磊，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西安 710069）；王泓憬，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2021 级硕士研究生（西安 710069）。

在国际关系中，干涉（Interference）有狭义、广义两种解释。狭义解释专指暴力性军事干预，广义解释是指干涉别国主权的各种行为，包括发表言论、经济制裁和军事行动等。^①卡尔·多伊奇（Karl W. Deutsch）认为，干涉的判断标准关键在于行为主体旨在使目标国家政府做一些它本来不会做的事情，或者试图阻止

^{*} 本文受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人文社科专项）（15JK1716）和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0G009）的资助。

^① 李少军 《干涉主义及相关理论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 年第 10 期，第 19 页。

目标国家政府做一些它本来会做的事情；干涉的目的则是改变目标国家政府的组成和基本结构，或接管其部分领土乃至完全结束其独立。^①

卡扎菲上台后，利比亚外交政策以构建阿拉伯和非洲地区“安全复合体”^②为核心，以干涉他国内政为主要手段。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由于乍得国力弱小、陷入内战、与以色列关系密切、缺乏强有力的外部支持且与利比亚存在领土纠纷，故而成为构建“安全复合体”政策下利比亚干涉的主要对象。利比亚的干涉行动贯穿于整个乍得内战时期，并在客观上将冷战和地缘政治冲突被动引入乍得内战，致使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利比亚干涉行动的难度激增，卡扎菲也因此陷入两难境地，要么扩大干涉规模以维持乍得傀儡政权，要么放弃干涉以维持自身政权稳定。

目前，国内外关于利比亚干涉乍得内战的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以西方国家为主要视角，基于西方国家与利比亚的关系，解读卡扎菲政府的外交政策，此类研究大多聚焦利比亚的外交实践及其给西方国家带来的影响，但对利比亚干涉行为的认知仍停留在地区安全层面。^③一类是以利比亚为行为主体，从机会主义、实用主义、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革命意识形态等分析视角出发，阐述卡扎菲政府外交政策的演变，但此类研究缺乏对冷战和地缘政治的关注。^④还有一类是以乍得为研究对象，此类研究大多依照区域国别范式撰写通史类作品，利比亚干涉乍得内战被视为乍得历史的一个阶段，是乍得在 20 世

-
- ① Karl W. Deutsch,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arson College Div, 1988, pp. 142 – 143.
- ② 关于利比亚构建“安全复合体”的特点，参见韩志斌《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94—197 页。
- ③ Saskia Van Genugten *Libya in Western Foreign Policies 1911 – 2011*,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Ronald Bruce St. John *Libya and United States: Two Centuries of Strif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2; Geoff Simons *Libya: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Macmillan Press LTD, 1996, pp. 89 – 346; Claudia Wright, “Libya and the West: Headlong into Confronta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8, No. 1, 1981 – 1982, pp. 13 – 41.
- ④ Mary Jane Deeb *Libya's Foreign Policy in North Africa*, Westview Press, 1991; George Joffé, “Prodigal or Pariah? Foreign Policy in Libya,” in Dirk Vandewalle (ed.) *Libya since 1969: Qadhafi's Revolution Revisited*,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 191 – 213; George Joffé and Emanuela Paoletti, “The Foreign Policy Process in Libya,”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16, No. 2, 2011, pp. 183 – 213; [英] 戴维·布伦蒂《卡扎菲传》，吴立超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年版；[美] 约翰·库利《利比亚沙暴——卡扎菲革命见闻录》，赵之援、汪森、王正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6 年版；王林聪《卡扎菲外交思想与利比亚外交》，《西亚非洲》2004 年第 6 期，第 33—38 页。

纪 70—80 年代动荡不已的因素之一^①，其中也有关于乍得内战的专题研究^②。总体而言，上述研究大多以利比亚与西方、北非国家关系为重点，强调利比亚干涉乍得内战的史实，忽视冷战和地缘政治对利比亚干涉行为的影响。

本文根据《美国对外关系文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解密档案在线》(*U. 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USDDO*) 等档案和政府文件，将利比亚干涉乍得内战置于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冷战大环境下，分析利比亚干涉政策的变化逻辑，探析利比亚干涉行动的外部影响。希冀本文能够为深入理解卡扎菲政府在阿拉伯世界乃至非洲大陆的外交政策提供有益借鉴与参考。

颠覆外交：谋求奥祖地区与利比亚干涉行动的开始

目前，学界对“颠覆”(Subversion) 概念的定义尚存争论，“政治和法律理论家也没有普遍理解这个词的含义”^③。根据美国《国防部军事及相关术语词典》的定义，颠覆是旨在破坏统治当局军事、经济、心理、政治统治和士气的行为。^④ 颠覆具体分为外部颠覆(External subversion) 和内部颠覆(Internal subversion) 两种类型，其判断标准为“是否有其他国家与内部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合作”。其中外部颠覆的主要手段是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持不同政见者提供金钱、武器、物资或其他帮助，此类援助可能发生在颠覆的准备阶段、夺权阶段或内战阶段。^⑤ 1981 年 7 月，在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与近东和南亚事务小组委员会联合召开的听证会上，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切斯特·克罗克(Chester A. Crocker) 针对利比亚外交政策提出了“颠覆外交”概念，这是对 20 世纪 70

① Collelo Thomas(ed.) , *Chad: A Country Study* ,Library of Congress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 1990 pp. 188 - 200; Sam C. Nolutshungu , *Limits of Anarchy: Interven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in Chad*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6 pp. 65 - 319; René Otayek , “La Libye face à la France au Tchad: qui perd gagne?” *Politique Africaine* ,No. 16 ,1984 pp. 66 - 85.

② M. J. Azevedo , *The Roots of Violence: A History of War in Chad*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5 , pp. 64 - 128; Robert Buijtenhuijs , “Le froinat à l’ épreuve du pouvoir: l’ échec d’ une révolution africaine ,” *Politique Africaine* ,Iss. 16 ,1984 pp. 15 - 29.

③ R. J. Spjut , “Defining Subversion ,” *British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Vol. 6 ,No. 2 ,1979 , p. 254.

④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 , November 8 ,2010 p. 245.

⑤ Laurence W. Beilenson , *Power Through Subversion* ,Public Affairs Press ,1972 pp. v - vii.

年代利比亚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开展颠覆活动的概述。^① 需要注意的是，颠覆虽然存在暴力内容，但仍然是一种“不使用武力”的行动，其本质是非军事化的。^②

卡扎菲上台后，以奥祖地区（Aouzou Strip）归属问题为由，开始干涉乍得内战，原因如下：其一，利比亚与乍得在奥祖地区归属问题上的争议由来已久，其历史可追溯至殖民时期。1935 年 1 月，为了防止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倒向希特勒，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拉瓦尔（Pierre Laval）出访罗马并与墨索里尼签订《罗马条约》，对利比亚与乍得边境进行了划分。^③ 1947 年 2 月签订的《巴黎和约》^④ 和 1955 年 8 月签署的《法兰西共和国和利比亚联合王国友好睦邻条约》^⑤ 都未明确提及奥祖地区的归属问题。此外，“奥祖地区领土所有权归属于居住在此地的塞努西教团土著，（历史上）奥斯曼帝国和意大利都对该地区有合法所有权，并通过法律转交给了利比亚。”^⑥

其二，卡扎菲上台初期，个人意识形态成为影响利比亚外交政策的核心因素。纳赛尔主义是卡扎菲外交思想的基础和主要倾向，即反对西方强权，追求阿

① Claudia Wright, “Libya and the West: Headlong into Confrontation?” p. 17.

② British Army *Army Field Manual*, Vol. 1 No. 2, “Combined Arms Operations,” Chapter 4, “Tactical Considerations for an Insurgency,” Section 2 “Destructive Activity,” March 2007, A-4-2.

③ 在《罗马条约》第二节第二条中，双方重新划定了利比亚与乍得的边界，法国将现乍得奥祖地区割让给利比亚。第三节第七条规定：该条约将在交换批准书后生效。然而，法意双方从未交换过批准书。Istituto per l’ Oriente C. A. Nallino, “Trattato fra L’ Italia e la Francia del 7 gennaio 1935 per regolare i loro interessi in Africa,” *Oriente Moderno*, Anno 15, Nr. 7, 1935, p. 309.

④ 意大利与同盟国签订的《巴黎和约》第二章第四节二十三条规定：“意大利放弃在非洲的所有领土，即利比亚、厄立特里亚和意属索马里地区。”第二章第九节四十四条规定：“除同盟国成员有意保留或恢复的条约，其余都应被视作无效。”“Traité de Paix avec l’ Italie,” 10 février, 1947, *Centre Virtuel de la Connaissance sur l’ Europe*, Partie II, Clauses politiques, Section IV Colonies italiennes, Article 23, pp. 13-16. 在随后的交涉中，法国并未提及先前与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签订的《罗马条约》，乍得奥祖地区理应重新归由法国控制。

⑤ 在《友好睦邻条约》第三条中，双方承认了自 20 世纪以来，法国与英、意等各殖民地宗主国在利比亚与法属非洲殖民地领土划界上签订的协议，其中包含 1898 年《法英公约》及其补充声明、1902 年《法意协定》、1919 年《法英公约》、1919 年《法意协定》。然而，法意双方从未提及《罗马条约》。“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Good Neighborliness Relations Between The French Republic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f Libya,” October 12, 1982, *United Nations Treaty Series*, Vol. 1596, No. 1-27943, p. 267.

⑥ 1993 年利比亚代表团在国际法庭上的发言陈述。“The Case Concerning Territorial Dispute (Libyan Arab Jamahiriya/Chad),” June 14, 1993,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Verbatim Record 1993/14, p. 23.

拉伯世界统一。卡扎菲认为,“以色列建国是阿拉伯民族长期遭受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压迫史上最大的侮辱。”^① 相较于纳赛尔而言,卡扎菲的思想更为激进,“卡扎菲的偶像是 50—60 年代初那个暴躁、顽固的纳赛尔,而不是 1967 年以后那个温和、克制的纳赛尔。”^② 卡扎菲不能容忍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他明确表示“永远不会同以色列人讲和,也绝不会同他们达成任何谅解。”^③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卡扎菲在阿拉伯世界进行了难以计数的颠覆活动。^④ 在“黑色九月”事件中,约旦国王侯赛因·伊本·塔拉勒(Hussein ibn Talal)选择站在美国一方,严厉打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游击队,这一行为致使利比亚与约旦断绝外交关系。卡扎菲表示“埃及政府应当在公共广场建立一个绞刑架来绞死侯赛因国王。”^⑤ 1971 年 7 月,利比亚邻国摩洛哥发生军事政变,军方试图刺杀亲美的国王穆莱·哈桑二世(Moulay Hassan II),但是以失败告终。卡扎菲在的黎波里的广播中连声喝彩,给这次叛乱打气。^⑥ 卡扎菲还将“黑非洲”(Black Africa)视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⑦ 强迫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支持利比亚外交政策,试图将它们纳入反以色列阵营。

作为“黑非洲”国家的一员,乍得却与以色列有着密切联系。20 世纪 70 年代初,以色列帮助乍得训练国家安全部队。作为回报,乍得允许以色列在本国领土建设空军基地,这一举动使包括利比亚在内的阿拉伯国家认为有必要消除以色列在乍得的影响力。换言之,利比亚最初对乍得的态度与其对非洲的外交政策没有区别。^⑧ 利比亚对乍得内战的早期干涉属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物。

① [美] 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 《利比亚史》,韩志斌译,东方出版中心 2011 年版,第 131 页。

② Ronald Bruce St. John, “The Ideology of Muammar al - Qadhafi: Theory and Pract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5 No. 4 1983 p. 481.

③ [美] 约翰·库利 《利比亚沙暴——卡扎菲革命见闻录》,第 146 页。

④ 在意识形态影响下,卡扎菲的颠覆对象主要是在阿以问题上不够激进、容忍美国或苏联插手阿以问题的温和派,或在其领土内镇压巴勒斯坦和穆斯林武装运动的国家。“Memorandum From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rno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rzezinski),” July 30, 1980,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 - 1980*, Vol. 17 p. 324.

⑤ [英] 戴维·布伦蒂 《卡扎菲传》,第 89 页。

⑥ [美] 约翰·库利 《利比亚沙暴——卡扎菲革命见闻录》,第 134 页。

⑦ Ronald Bruce St. John *Libya and United States: Two Centuries of Strife* p. 100.

⑧ René Otayek, “La Libye face à la France au Tchad : qui perd gagne?” pp. 68 - 69.

其三，乍得国内矛盾复杂且陷入内战，为卡扎菲提供可乘之机。乍得南北因为种族问题、信仰差异和经济发展不平衡而长期对立。1965 年 1 月，法国驻军撤离后，乍得亲法领导人弗朗索瓦·托姆巴巴耶（François Tombalbaye）强化对乍得北部地区的压榨和独裁统治，最终导致 1969 年乍得内战全面爆发。作为利比亚南部的内陆国家，乍得北部领土居住着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穆斯林。“作为伊斯兰复兴的领导者，利比亚的承诺是团结整个伊斯兰社会，减少西方国家在伊斯兰地区的外交和商业影响力……利比亚向许多伊斯兰国家提供援助，例如以帮助亲伊斯兰派系为由干涉邻国乍得内战。”^①

从综合国力来看，乍得也与利比亚有着较大差距。^② 乍得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督利克斯·埃布埃（Adolphe Félix Eboué）曾在 1941 年的《法属赤道非洲新土著政策》中表示“法属赤道非洲联邦最大的政治和经济成就便是在土著部落开展棉花种植。”^③ 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低下的教育普及程度迫使乍得经济发展仍需以第一产业为主，并对原宗主国具有极强的经济依赖性。^④ 基于经济原因，乍得军队装备不足、编制混乱、战术落后。直至 1969 年，乍得武装部队的规模仅为 4000 人，还存在因不同文化和民族而产生的分离主义。^⑤ 乍得军事实力无法对利比亚造成实质性威胁。

其四，奥祖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经过多次勘探，发现奥祖地区可能存在石油、天然气和其他矿物质。最重要的是，乍得西北地区提贝斯特（Tibesti）被证实含有大量铀物质。在乍得西北部、乍得湖周围以及西南部的梅奥·凯比（Mayo Kebbi），已经有少量油井，康菲石油公司（Conoco）预计不久后就能发现新的石油和天然气。^⑥ 石油的发现曾让利比亚伊德里斯王朝一跃成为美国经济援助的“毕业生”。^⑦ 卡扎菲上台后高度重视石油

① Kalevi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4th Edition, Prentice-Hall, 1983, pp. 141-142.

② 根据 1975—1976 年权威机构调查数据显示，乍得北部的文盲率为 81.4%，而南部为 72.5%，如果加上妇女，那么文盲率则高达 92%。Christian Bouquet, *Tchad, genèse d'un conflit*, Editions L'Harmattan, 1982, pp. 176-177.

③ Félix Éboué, *La nouvelle politique indigène pour l'Afrique Équatoriale française*, *Archives Nationales d'Outre-Mer à Aix-en-Provence* 8 Novembre 1941, p. 46.

④ E. G. H. Joffe, "Libya and Chad,"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No. 21, 1981, p. 85.

⑤ M. J. Azevedo, *The Roots of Violence: A History of War in Chad*, pp. 82-83.

⑥ E. G. H. Joffe, "Libya and Chad," p. 85.

⑦ 韩志斌、谢宇科《从博弈基地到角逐石油——美国对利比亚伊德里斯王朝的援助外交及其影响（1951—1972）》，《安徽史学》2022 年第 1 期，第 106 页。

资源，并逐渐完成对利比亚石油资源的全面国有化。丰富的矿产资源也从客观上加速了卡扎菲干涉乍得内战的进程。

利比亚对乍得内战的第一次干涉发生于 1970—1972 年。^① 乍得首都恩贾梅纳以及南部地区由信奉基督教的亲法独裁者托姆巴巴耶控制，北部则由信奉伊斯兰教的民主人士阿巴·西迪克（Abba Sidick）及其领导的乍得民族解放阵线（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 du Tchad）控制，两股势力在利比亚伊德里斯王朝时期就发生了军事冲突。乍得民族解放阵线的势力范围紧邻利比亚南部地区，其领导人阿巴·西迪克接受过良好的传统伊斯兰文化教育，并积极寻求外部力量支持，因此卡扎菲认为“西迪克是他的天然盟友”。^② 卡扎菲重拾利比亚殖民时期签署的《罗马条约》，宣称利比亚对乍得北部的奥祖地区拥有控制权，旋即援助乍得民族解放阵线。1971 年 8 月，利比亚与埃及共同策划了一场针对托姆巴巴耶的未遂政变，遭到托姆巴巴耶严厉指责，随后乍得宣布与利比亚和埃及断交。

独立后的乍得仍然与法国保持着密切联系，利比亚干涉乍得内战的行为引起法国担忧。1969 年 4 月，在法国的帮助下，托姆巴巴耶政府逐渐掌握内战优势，但是利比亚加入使战局发生重大变化。至 1972 年，在乍得内战中大约有 50 名法国士兵和 500 名乍得士兵丧生，^③ 因此法国不得不重新考虑与利比亚的关系。^④ 在美国的压力以及乍得战事吃紧的情况下，^⑤ 法国决定削减对利比亚的武器援助，回击卡扎菲对乍得的干涉。^⑥ 1972 年 4 月，利比亚不得不再次与乍得恢复外

① 第一次干涉行动包含援助叛军、暗杀政府首脑、言论攻击等方面，并没有采取实质的军事入侵，是典型的颠覆行动。

② [美] 约翰·库利 《利比亚沙暴——卡扎菲革命见闻录》，第 277 页。

③ Anthony Clayton, *Frontiersmen: Warfare In Africa Since 1950*, UCL Press, 1999, p. 99.

④ 早在 1970 年 1 月，利比亚与法国签署了一项价值约 4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计划，法国希望通过出售本国“幻影”战机换取在阿拉伯世界的声望和影响力以及经济回报，合同涉及 100 架飞机。“Intelligence Memorandum 531/70,” July 31, 1970,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 E–5, 2007, p. 3.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January 19, 1970,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 41, 2012, pp. 491–492.

⑤ 美国政府对于法国将“幻影”战机出售给以色列敌对国家的行为十分担忧，认为此举会对法国和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造成极大的心灵冲击，希望法国能够延迟交付飞机。“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France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9, 1970,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 41, 2012, pp. 491–492.

⑥ Anthony Clayton, *Frontiersmen: Warfare In Africa Since 1950*, p. 99.

交关系，同年 12 月双方签订《友好条约》，^① 卡扎菲承诺不再干涉乍得内政，并提供 230 亿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的财政援助。^② 卡扎菲对乍得的第一次干涉行动就此结束。

“十月战争”前，卡扎菲对以色列和亲美国家的仇视言论本质上属于对内宣传其政权合法性的手段，“是一种用于动员利比亚国民的修辞工具”^③。纳赛尔主义被卡扎菲视作引领利比亚革命政权清除伊德里斯王朝遗留问题，完成阿拉伯民族化变革的指导教义。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积极寻求与埃及合并的利比亚新生革命政权得到纳赛尔方面的支持，利比亚反帝反以倾向更是得到阿拉伯世界和本国民众的广泛认同，“卡扎菲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倾向不仅反映了他的个人信仰，还彰显了利比亚社会本身存在的更广泛、更根深蒂固的情绪。”^④ 卡扎菲可以在获得阿拉伯世界的支持下，凭借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赋予的合法外衣，干涉乍得内战。乍得与利比亚和解，不但是利比亚对颠覆外交的妥协，还默认了利比亚对奥祖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客观上，这一行为将利比亚彻底卷入乍得内战的漩涡，乍得内战问题至此复杂化、国际化和持久化。

颠覆外交与武装干涉并行：利比亚干涉行动的扩大

1973 年“十月战争”后，基辛格的“穿梭外交”拉开了埃以和谈的序幕。埃以签署《西奈协议》后，卡扎菲与萨达特的关系降至冰点。反阿以和平外交政策的失败和阿拉伯世界统一理想的破灭，导致卡扎菲对美国 and 萨达特十分不满，而萨达特也公开谴责卡扎菲，这加深了卡扎菲与阿拉伯主流世界的隔阂，并为卡扎菲树立了“一个积极干涉国际事务的危险者形象”^⑤。作为回击，卡扎菲

① 由于奥祖地区被利比亚占领已成既定事实，托姆巴巴耶决定将奥祖地区默认划归给利比亚，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并正式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合法性。Michael Brecher and Jonathan Wilkenfeld *A Study of Crisi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p. 85.

② 雷内·奥塔耶克认为该条约承认了利比亚有权监督其南部邻国的政治发展。René Otayek, “La Libye face à la France au Tchad : qui perd gagne?” p. 70.

③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29.

④ John P. Entelis, “Libya and Its North African Policy,” in Dirk Vandewalle (ed.), *Libya since 1969: Qadhafi's Revolution Revisited*, p. 177.

⑤ “Intelligence Memorandum,” OCI No. 1487/74, August 19, 197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E-9, p. 96.

多次派特工潜入埃及境内从事恐怖主义活动。^① 最终，利比亚与埃及在 1977 年 7 月爆发的边境战争中彻底决裂。

中东和平进程使利比亚丧失了重要盟友埃及，并逐渐被孤立于阿拉伯主流世界之外。然而，利比亚仍坚持颠覆他国政权的外交思路，并派遣军队进行武装干预，扩大对乍得内战的干涉。利比亚第二次干涉乍得内战发生于 1975 年至 1981 年，此次利比亚干涉行动的特点是援助叛军与直接派兵同时进行，卡扎菲转变行动方式的原因有多方面。

第一，地区安全形势牵动利比亚外交政策。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利比亚革命政权逐渐完成“去西方化”任务，赢得政权合法性，但也恶化了利比亚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其中，美利关系最具代表性，这一时期双方在军售^②、护照^③等方面冲突不断。时任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William P. Rogers）甚至断言“在阿以局势发生变化之前，利比亚与美国的敌对态度不太可能发生改变。”^④。

“十月战争”后，由于利比亚与埃及同盟关系破裂以及遭受阿拉伯世界孤立，卡扎菲对自身政权的稳定性产生严重担忧。在西方国家敌视与阿拉伯世界排挤的情况下，卡扎菲不得不重新审视国际环境，为利比亚谋求外部生存空间。正如玛丽·简·迪布（Mary - Jane Deeb）所言“每当卡扎菲认为他的政权或利比亚受

① “Intelligence Report No. 578 Prepared in th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September 1, 1976,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 - 1976*, Vol. E - 9, pp. 146 - 147.

② 为了阻止利比亚支持激进的阿拉伯国家政府或运动，美国暂停了原本该由卡扎菲政府承接的伊德里斯王朝时期军事援助项目。美国国会通过《对外军事销售法》（*Foreign Military Sales Act*）限制第三国利用美式装备与利比亚进行军事交易。美国多次回绝利比亚关于军售问题的谈判，并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再次拒绝利比亚申请购买包括波音 747 在内的商业飞机以及 F - 5 和 C - 130 等军用飞机。“Editorial Note,” September 12, 1968,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 - 1968*, Vol. 24, 1999, p. 47. “Letter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Rogers to Secretary of Defense Laird,” December 15, 1971,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 - 1976*, Vol. E - 5, pp. 1 - 2.

③ 利比亚当局强制要求入境人员所持护照的基本信息必须全部翻译成阿拉伯文，否则就不许入境。任何离开利比亚的美国公民或官员，在更改护照语言后，才能再次入境。“Memorandum From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 (Porter) to Secretary of State Rogers,” May 10, 1973,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 - 1976*, Vol. E - 9, p. 34.

④ “Memorandum From Samuel M. Hoskins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September 1, 1972,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 - 1976*, Volume. E - 5, pp. 1 - 2.

到威胁和孤立，或者他的诉求被拒绝时，他就会采取包括破坏、军事干涉和支持他国内部反对派等手段作为回击。”^① 扩大对乍得内战的干涉规模便是卡扎菲外交诉求的重要体现。此前，利比亚在几乎没有阻力的情况下占领奥祖地区，于是卡扎菲敢于再次干涉乍得内战，以此扩大利比亚南部的生存空间。在利比亚南部建立一个与之保持密切关系的伊斯兰傀儡政权是卡扎菲的战略意图，此举能在保持利比亚对奥祖地区控制权的同时，清除乍得境内的法国势力，进而利用乍得作为“颠覆基地”，扩大利比亚在中非和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这是卡扎菲扩大对乍得干涉规模的根本目的。

第二，苏联军事援助是支撑利比亚扩大干涉的重要外部助力。1972 年 7 月，埃及将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全部驱逐出境，苏埃关系宣告破裂。^② 苏联亟须在中东地区寻找新的代理人，以维持美苏冷战博弈中的地缘政治平衡，而利比亚也需要背靠苏联获得立足之地。1974 年春，利比亚与苏联签署了一项价值 7.3 亿美元的武器交易协议，这项协议提供的武器数量超越了利比亚防御性武装所需数额。^③ 之后，利比亚每年向苏联支付超过 10 亿美元购买武器。苏联还派遣军事顾问驻扎在利比亚，部分利比亚军官和士兵被派往苏联接受训练。^④ 1975 年 5 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Alexei Kosygin）访问利比亚，与卡扎菲达成一笔数额更大的军事交易。据测算，1974—1977 年，利比亚总共从苏联获得价值大约 38 亿美元的军事装备。^⑤ 卡扎菲依靠大量财富和军事物资，在尼日尔、乍得、苏丹和突尼斯等邻国密谋展开一系列颠覆活动。对此，美国情报分析认为“卡扎菲已经能够对中东和非洲的事态发展产生重大破坏性影响。”^⑥

① Mary Jane Deeb *Libya's Foreign Policy in North Africa* p. 82.

②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Interests Section in Egypt,” July 19, 1972,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 23, 2015, pp. 1021–1023.

③ 该协议使利比亚具有独立颠覆和干涉他国内政的能力。“Intelligence Report No. 578 Prepared in th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September 1, 197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E–9 p. 144.

④ Gwynne Dyer, “Libya,” in John Keegan (ed.) *World Armies*, Macmillan, 1983 p. 369.

⑤ Mary Jane Deeb *Libya's Foreign Policy in North Africa* p. 108.

⑥ 卡扎菲还大量资助黎巴嫩左翼分子和巴勒斯坦抵抗力量、“黑色九月”组织以及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等反犹组织。“Intelligence Report No. 578 Prepared in th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September 1, 1976,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 E–9 pp. 146–150.

第三，乍得政治动荡给利比亚提供了干预契机。1975年4月，乍得发生军事政变，结束了托姆巴巴耶长达15年的统治，乍得前陆军总司令费利克斯·马洛姆（Felix Malloum）成为实际领导人。^① 马洛姆及其支持者发动政变的主要动机是，托姆巴巴耶在任时期乍得经济发展水平极低，加之数年干旱，民不聊生，国民需要依靠国际粮食救济才得以生存。^② 另外，马洛姆及其支持者认为，托姆巴巴耶与卡扎菲在1972年签订的友好条约是丧权辱国条约。马洛姆上台后立刻废除友好条约，恢复对利比亚流亡分子的支持，这一举动为利比亚再次干涉乍得内战提供了借口。

作为回应，卡扎菲重新恢复对乍得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但仅限于物资援助，利比亚军队仍然恪守中立，避免卷入乍得内战。^③ 当时，乍得民族解放阵线分裂成两股势力，分别以古库尼·韦代（Goukouni Oueddei）和侯赛因·哈布雷（Hissène Habré）为领导人，其中哈布雷退出乍得民族解放阵线，并成立北方武装部队（Forces Armée du Nord），独自对抗马洛姆政府。^④ 卡扎菲试图通过扶植以古库尼为首的乍得民族解放阵线，获取对乍得北部地区的永久控制权。^⑤

1978年1月，在苏丹的调解下，哈布雷与马洛姆政府签署《喀土穆协议》，决定建立乍得民族团结政府（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该消息极大地触动了卡扎菲的神经，一个团结的乍得是卡扎菲不愿意见到的。卡扎菲决定直接出兵，这是利比亚干涉乍得内战的转折点。利比亚发起武装干涉行动后，乍得民族解放阵线拥有了针对马洛姆政府进行常规军事行动的能力。2月中下旬，一支大约2500名乍得民族解放阵线士兵和4000名利比亚士兵组成的军队攻占了由政府军控制的中北部地区重镇法亚·拉格奥（Faya Largeau），1500多名政府军士兵

① 政变后，新政府成立了由9人组成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由1973年因政变未遂而入狱的亲美派费利克斯·马洛姆担任。“Chad: Death of a Dictator,” *The Times* April 28, 1975 pp. 1–2.

② “Memorandum From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rno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 17, 2017 p. 15.

③ Robert Buijtenhuijs, “Le froinat à l’épreuve du pouvoir : l’échec d’une révolution africaine,” p. 17.

④ 双方的矛盾在于是否需要利比亚援助，马洛姆认为需要，而古库尼反之。Kenneth Michael Pollack, *Arabs at War: Military Effectiveness, 1948–1991*,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2, p. 376.

⑤ 1977年夏，卡扎菲加大对乍得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援力度，导致政府军遭受数次重大挫折。Robert Buijtenhuijs, “Le froinat à l’épreuve du pouvoir : l’échec d’une révolution africaine,” pp. 17–18.

被俘。^① 3 月古库尼与马洛姆政府签订《班加西协定》，^② 但古库尼并未遵守和平协定，反而继续派兵南下，^③ 马洛姆不得不寻求法国帮助。随着法国军队介入，古库尼的攻势在 5—6 月受到遏制，古库尼与利比亚军队被迫撤回奥祖地区。^④

1979 年 2 月，第一次恩贾梅纳战争爆发，哈布雷推翻了马洛姆政府。3 月在利比亚与尼日利亚的斡旋下，古库尼与哈布雷签订《卡诺条约》，决定建立由各方代表组成的国民过渡联盟政府(the Gouvernement d'Union Nationale de Transition)，但该政府仅存在短短数月便倒台。^⑤ 8 月在 9 名非洲外长的见证下，乍得 11 个派系的代表签署了《拉各斯协议》^⑥，实现了自第一次恩贾梅纳战役以来名义上的和平。1980 年 1 月，乍得国民过渡联盟政府与利比亚签署友好条约。^⑦ 1981 年 1 月，古库尼与卡扎菲发布联合公告，宣布两国“合并”，并将“为实现两国的完全统一而努力”，相信统一是利比亚与乍得的“共同命运”。^⑧ 凭借联合公告，利比亚与乍得完成名义上的“合并”，利比亚取得第二次干涉乍得内战的重大胜利。

外部势力介入与利比亚干涉行动的破产

在利比亚第二次干涉行动取得重大胜利后，法国、美国以及多数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都认为利比亚和乍得严重违背了《拉各斯协议》，呼吁利比亚从乍得撤

① Kenneth Michael Pollack *Arabs at War: Military Effectiveness 1948 - 1991* p. 376.

② 马洛姆政府承认利比亚对其北部领土的干涉属于正当行为，并承认乍得民族解放阵线的合法地位。Michael Brecher and Jonathan Wilkenfeld *A Study of Crisis* p. 86.

③ 4 月中旬，古库尼的军队再次南下，旨在彻底推翻马洛姆的统治。虽然卡扎菲对古库尼的行为十分不满，但仍为古库尼的军队提供了装甲部队和空中力量。

④ Kenneth Michael Pollack *Arabs at War: Military Effectiveness 1948 - 1991* , pp. 376 - 377.

⑤ 国民过渡联盟政府有意挑战利比亚对奥祖地区的控制权。在利比亚与尼日利亚的干涉下，国民过渡联盟政府在 1979 年 7 月彻底垮台。Jonathan Bearman *Qadhafi's Libya* , London: Zed Books ,1986 pp. 214 - 215.

⑥ 《拉各斯协定》规定国民过渡联盟政府将继续存在，由古库尼任总统，哈布雷为国防部长，内阁职位在各派系之中得到较为平衡的分配。《拉各斯协议》还规定将由非洲统一组织的维和部队取代法国军队，以维系乍得各地区之间的稳定。David Cunningham, "Civil War: Chad(1966 - 1979) ," in Karl DeRouen Jr. and Uk Heo(eds.) *Civil Wars of the World: Major Conflicts since World War II* ,Vol. 1 ,ABC - CLIO 2007 pp. 241 - 242.

⑦ 友好条约规定两国具有共同防御他国入侵的义务，利比亚在乍得拥有军事通行权，允许乍得分享相关的军事情报资料，允许乍得北部民众使用利比亚身份证并采用利比亚货币。该条约实际上默许了利比亚对乍得北部地区的控制。M. J. Azevedo *The Roots of Violence: A History of War in Chad* pp. 77 - 78.

⑧ Collelo Thomas(ed.) *Chad: A Country Study* ,pp. 29 - 30; P. Edward Haley *Qaddafi and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69* Praeger 1984 p. 205.

军，并承诺提供一支维和部队维持乍得秩序。^①但是，乍得与利比亚的“合并”存在诸多疑点，两国“合并”更像是古库尼受到胁迫下的无奈之举。^②1981年1月古库尼访问的黎波里期间的表现，也证实了这一观点的真实性。^③

由于古库尼与卡扎菲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信任，卡扎菲承诺的援助也迟迟未能兑现，最终导致利比亚军队撤出乍得。1981年12月至1982年6月，卷土重来的哈布雷再度击败古库尼，成功入主恩贾梅纳，并巩固了在乍得大部分地区的势力。^④非洲统一组织维和部队对哈布雷的反攻视而不见，宣布保持中立。^⑤古库尼和部分政府成员出逃至喀麦隆，随后前往利比亚寻求庇护。1983年1月，卡扎菲再度越过乍得边界，开启对乍得的第三次干涉行动，并且将武装干涉与颠覆外交并行的模式转变为扩大武装干涉规模直至发展成为全面战争。

在行动初期，卡扎菲只投入了数千名军人，且大多是炮兵和后勤部队。^⑥卡扎菲试图通过将利比亚军队降为纯粹的支援角色，迫使古库尼的部队承担更多的战斗任务，从而减少利比亚军队损失。1983年7月，利比亚战机袭击了法亚·拉格奥，这是利比亚在第三阶段的首次公开行动，标志着利比亚干涉行动正式转变为全面军事入侵。8月利比亚几乎将包括坦克、大炮以及80架飞机在内的全部军力直接空运到奥祖地区，并派出大量正规军协助古库尼发起进攻。在取得压倒性胜利后，利比亚军队向首都恩贾梅纳进军，这一行为引发法国的直接介入。法国总统密特朗作出回应，下令启动“曼塔行动”(Operation Manta)。^⑦9月哈布雷夺回法亚·拉格奥等城镇。

① Collelo Thomas(ed.) *Chad: A Country Study*, p. 30.

② 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卡兰·塔帕尔(Karan Thapar)发表了一篇题为《乍得总统“被迫同意合并”》的文章，表示古库尼因为受到生命威胁被迫同意与利比亚进行合并。“Chad President ‘Forced to Agree to Merge’,” *The Times* January 17, 1981 p. 5.

③ 古库尼出访的黎波里期间，从未提及“合并”，也没有预示利比亚和乍得关系会有重大发展，仅表示两国之间“有着牢固的关系”。P. Edward Haley *Qaddafi and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69* pp. 204 – 205.

④ Collelo Thomas(ed.) *Chad: A Country Study* p. 30.

⑤ 对于非洲统一组织的做法，古库尼愤怒地表示“我们的安全在利比亚军队的维持下得到保障，但非洲统一组织却向我们施加压力，让我们赶走利比亚人。现在利比亚人走了，非洲统一组织却抛弃了我们，同时还强迫我们与哈布雷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Terry M. Mays *Africa's First Peacekeeping Operation: The OAU in Chad, 1981 – 1982*,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2 p. 139.

⑥ 利比亚与哈布雷之间曾进行短暂谈判和交换访问，但都以失败告终。Sam C. Nolutshungu *Limits of Anarchy: Interven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in Chad* p. 188.

⑦ 法国向乍得部署了3500名士兵和数个“美洲虎”战斗轰炸机中队，并沿着16度纬线建立防线，将乍得一分为二。Kenneth Michael Pollack *Arabs at War: Military Effectiveness, 1948 – 1991* pp. 383 – 384.

1984 年 4 月，卡扎菲与密特朗达成一项共同撤军协议。^① 法国甚至表示：“乍得的现在以及未来将不会再有法国士兵。” 利比亚与法国在乍得分治问题上形成了“一种默契”。^② 1984 年，法国与利比亚双边协议是卡扎菲在乍得问题上取得的又一次胜利。该协议让利比亚能够从乍得脱身，不但提升了卡扎菲的国际声望，还迫使哈布雷接受与古库尼“划线而治”的现状，从而保护了卡扎菲在乍得的代理人。也正是由于这次胜利，卡扎菲误以为法国愿意承认利比亚在乍得的军事存在，这一误判也导致卡扎菲的最终失败。^③ 实际上，卡扎菲不仅没有撤军，反而修建了从乍得北部直通利比亚南部的道路，并建造了一个新的空军基地，以更好地支持利比亚和古库尼军队在奥祖地区以外的行动。

1986 年 2 月，利比亚和古库尼联军越过北纬 16 度，向南发动进攻。但由于战场形势陷入胶着，利比亚与古库尼之间产生严重分歧，致使联盟破裂。^④ 卡扎菲的行径导致支持古库尼的图布族人放弃利比亚，转而主动寻求哈布雷的庇护。^⑤ 卡扎菲与古库尼之间的裂隙为哈布雷团结整个乍得提供了良机，在团结乍得各方势力以及法国的支持下，哈布雷最终于 1987 年 1 月重新夺回祖阿尔（Zouar）和沃尔（Wour），3 月彻底肃清利比亚在该地区的残余势力。

卡扎菲将此次失败归咎于“入侵规模太小”。1987 年初，利比亚在乍得北部集结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⑥ 随后的战斗却致使利比亚损失数千名士兵，军事行动的失败“震惊了所有利比亚人”。失去古库尼土著部队帮助的利比亚军队再也无法抵挡北方武装部队的攻势。9 月哈布雷取得重大胜利，法国担心乍得会借

① 卡扎菲和密特朗宣布双方将于 9 月 25 日开始从乍得撤出所有部队，并于 11 月 10 日前完成撤军。然而，利比亚执行这一协议却花了 5 个月的时间。Michael Brecher and Jonathan Wilkenfeld *A Study of Crisis* p. 92.

② 1984 年 11 月，密特朗与卡扎菲会谈后表示“如果利比亚人主动向南越过北纬 16 度线，法国将进行干预，但法国不会主动使用武力将利比亚人赶出乍得北部。” Kaye Whiteman, “Chad,” *The Minority Rights Group Report* No. 80 pp. 13 – 14.

③ Sam C. Nolutshungu *Limits of Anarchy: Interven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in Chad* pp. 202 – 203.

④ 在法国空军没有干涉的情况下，哈布雷的军队仍然击败了古库尼和利比亚联军。因此，古库尼主动寻求与哈布雷进行谈判，此举被利比亚人视为“背叛了他们的事业”。10 月古库尼前往的黎波里寻求支持时，在街道上与利比亚士兵发生冲突，在逃跑时遭到枪击，随后被卡扎菲软禁。Sam C. Nolutshungu *Limits of Anarchy: Interven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in Chad* p. 214.

⑤ Geoff Simons *Libya: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pp. 293 – 294.

⑥ 这支军队共有 8000 名正规军、300 辆坦克、大量米格 - 24 直升机、火炮和多管火箭系统以及 60 架战斗机。Kenneth Michael Pollack *Arabs at War: Military Effectiveness 1948 – 1991*, pp. 389 – 391.

此机会重新夺回奥祖地区的控制权，并以此作为攻入利比亚本土的序章，立即迫使哈布雷与利比亚停火。随后利比亚与哈布雷政府展开停火谈判，卡扎菲对乍得第三次干涉行动彻底失败。^① 与前两次不同，20 世纪 80 年代的一系列因素让卡扎菲第三次干涉行动的难度激增，其失败原因亦有多方面。

（一）法国：外部势力介入乍得内战的“急先锋”

由于历史原因，美国在非洲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力远不及欧洲国家，“美国既没有能力也不擅长提供满足所有非洲国家需求的援助，需要依靠其他西方国家承担援助部分非洲国家发展的主要责任。”^② 在利比亚干涉问题上，美国始终避免直接军事干涉，而是以援助为主要手段。正如《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所言“既然法国能有所作为，那美国为什么要取代法国在非洲的地位呢？……（如果干涉成功）里根可以吹嘘自己打击了美国的头号敌人卡扎菲；如果结果不好，人们也只会指责密特朗。”^③

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利比亚干涉行动的难度与之前有着天壤之别，这与法国有直接干系。乍得在法国的非洲政策中一直扮演着特殊角色，是法国“沙漠中的航空母舰”^④。在众多前殖民地中，乍得是法国军队干预最多的国家。^⑤ 乍得独立后，法国与之签订了军事协定。根据此条约，托姆巴巴耶政府曾于 1968 年和 1972 年两次依靠法国的帮助击退叛军进攻。^⑥ 托姆巴巴耶政府倒台后，乍得陷入无止境的军阀内战，中央政权合法性丧失。在后续对乍得内战进行干预时，与利比亚妥协以换取地区和平，成为法国当时最合适的选择。

① 在整个 1987 年的战斗中，利比亚军队至少死亡 7500 人，近 1000 名士兵被俘，损失价值近 15 亿美元的军事装备，而哈布雷的北方武装部队共计损失不到 1000 名士兵。Kenneth Michael Pollack *Arabs at War: Military Effectiveness, 1948–1991* pp. 396–397.

② Stuart M. Butler, Michael Sanera and W. Bruce Weinrod, *Mandate for Leadership II: Continuing Conservative Revolution*, Heritage Foundation, 1984 pp. 355–356.

③ Sam C. Nolutshungu, *Limits of Anarchy: Interven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in Chad* p. 211.

④ Henri Thulliez *Allié de la France, condamné par l’Afrique: Les relations entre la France et le régime tchadien de Hissène Habré (1982–1990)*, Human Rights Watch, Juin 28 2016 p. 4.

⑤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Les défis de l’armée tchadienne,” *Rapport Afrique* No. 298, Janvier 22 2021 p. 4.

⑥ 条约规定，法国如应一个既定或合法政府的邀请，可干预其前殖民地的事务，以维护其主权和领土完整。M. J. Azevedo, *The Roots of Violence: A History of War in Chad* pp. 98–99.

密特朗总统上任后，积极主动地寻求与美国改善关系。^① 在里根政府影响下，密特朗改变了前任总统德斯坦在乍得问题上相对保守的态度，于 1983—1987 年多次展开军事行动，以遏制利比亚攻势。利比亚干涉乍得内战为法国在中非和西非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利的环境，^② 法国在维系哈布雷政权统治、帮助哈布雷的北方武装部队恢复战斗力和引导国际舆论等方面起到巨大作用。^③

（二）美国：多维度压制利比亚干涉行动

美国与利比亚在乍得问题上的角力，可以被视为里根政府打击苏联代理人卡扎菲政权的重要手段。里根政府从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多重维度向利比亚施加压力，企图迟滞并破坏利比亚的干涉行动，最终破坏卡扎菲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里根上任后不久便下令进行一项跨部门外交政策研究，作为美国政府反对利比亚及其武装分子的政策基础，^④ 1981 年 8 月苏尔特湾军事行动计划便是该政策的直接产物。

在给予利比亚军事压力的同时，为了打击卡扎菲政权，美国中情局行动部副主任马克思·雨果（Max C. Hugel）制定了一项旨在推翻卡扎菲政权的秘密行动。^⑤ 1982 年 3 月，为了进一步孤立利比亚，里根总统宣布美国停止从利比亚进口原油。^⑥ 马克思·雨果强调“我们向苏联发出的信号是一个明确的警告，即他们在第三世界无限制冒险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美国对莫斯科的代理人——古巴

① 密特朗曾多次邀请里根访问法国。“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Haig to President Reaga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1–1988*, Vol. I, Foundations of Foreign Policy, p. 271.

② 上述地区政权普遍在军事上存在短板，许多国家开始偏向法国，这让法国能够在得到普遍认可的情况下向非洲派遣军队。P. Edward Haley *Qaddafi and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69*, p. 216.

③ 需要注意的是，法国军队往往采取被动防御姿态，陆军通常只发挥反击作用，以此防止法国军队对地面战斗产生决定性影响。Kenneth Michael Pollack *Arabs at War: Military Effectiveness, 1948–1991*, p. 411.

④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Government Moves to Censor Counter Spy,” *General CIA Records*, Vol. 6 No. 1, January 1, 1982, p. 20.

⑤ 秘密行动内容包含针对卡扎菲的“暴行”进行虚假信息传播、破坏利比亚的石油设施、暗杀计划以及为卡扎菲政权的敌对势力提供财政和军事支持。Tony Cartalucci, “Confirmed: Libya War is CIA Op 30 Years in the Making,” *Land Destroyer Report*, August 27, 2011, <https://landdestroyer.blogspot.com/search?q=CONFIRMED:+Libya+War+is+CIA+Op+30+Years+in+the+Making&max-results=20&by-date=true>, accessed 4 July, 2023; Claudia Wright, “Libya and the West: Headlong into Confrontation?” p. 16.

⑥ Claudia Wright, “Libya and the West: Headlong into Confrontation?” p. 39.

和利比亚的容忍度已经超出了极限。”^①

里根政府还加大对哈布雷的武器援助。1981—1982 年，美国向其交付了价值 1000 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帮助哈布雷的部队重新恢复战斗力。1983 年 7 月，双方签署国防互助协定，美国向哈布雷输送包括防空导弹、飞机在内的军事装备。根据 1984—1987 财政年度统计，美国对哈布雷的军事援助总额约为 7000 万美元，援助项目包括运输机和飞机维修、小型武器、弹药、卡车、吉普车、防空和反坦克武器、制服、急救包和口粮等。^② 在乍得内战最为关键的 1986 年，美国对哈布雷的援助总额高达 2500 万美元。^③

此外，1981 年 6 月，美国外国情况评估中心的报告正式将利比亚定义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④ 鉴于利比亚屡次支持恐怖主义活动的行径，美国多次对其进行经济制裁。然而，单边经济制裁始终无法伤到利比亚的筋骨。1986 年 4 月，美国决定对利比亚发动代号为“埃尔多拉多峡谷”的空袭行动，意图从物理层面消灭卡扎菲。此次行动的目的是，回击卡扎菲向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活动提供支持，但也从客观上限制了利比亚军队在乍得的行动，促成了哈布雷在 1986 年底和 1987 年初的胜利。

（三）利比亚：内部斗争下军队失能

在国际社会的多重压力下，卡扎菲政府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军队内部忠诚和战场决策等层面出现严重问题，最终致使利比亚在哈布雷北方武装部队的反攻下全线溃败，宣告利比亚干涉行动彻底失败。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卡扎菲在军费上共花费约 290 亿美元。长期的国际制裁以及穷兵黩武，导致利比亚民间和军队中充斥着对卡扎菲不满的声音。^⑤ 1983 年利比亚更是在军备上花费了 42 亿美元，约占政府总支出的 26.6%^⑥，是北非

① David C. Martin and John Walcott, *Best Laid Plans: The Inside Story of America's War Against Terrorism*,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9, p. 75.

② Jean R. Tartter, "National Security," in Thomas Collelo (ed.), *Chad: A Country Study*,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1990, pp. 200–201.

③ William J. Foltz, "Libya's Military Power," in René Lemarchand (ed.), *The Green and the Black: Qadhafi's Policies in Afric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65.

④ National Foreign Assessment Center, "Patterns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1980," June 1981, p. 9.

⑤ Lillian C. Harris, *Libya: Qadhafi's Revolution And The Modern State*, Westview Press, 1986, pp. 121–123; Judith Miller, "Qaddafi Is Also Facing Homegrown Opposition," *New York Times*, April 20, 1986, Section 4, p. 2.

⑥ George Henderson, "Retrenchment in Tripoli," *The Africa Report*, Vol. 31, No. 4, 1986, p. 74.

地区军费开销最大的国家。^① 卡扎菲逐渐失去对军队的绝对掌控，20 世纪 70 年末至 80 年代初，卡扎菲政权多次遭遇政变危机。^② 为了应对来自军方的威胁，卡扎菲增加了情报机构和内部安全部门，逐渐剥夺了利比亚武装部队发动政变的能力。由于军队政治化严重，利比亚军队出现了指挥不一的局面。

与之相反的是，哈布雷在西方国家的援助下实力大增，并涌现出一批如哈桑·贾莫斯（Hassan Djamous）和伊德里斯·代比（Idriss Déby）等富有进取精神、灵活变通、经验丰富的指挥官。^③ 此外，古库尼与卡扎菲的决裂让利比亚军队丧失了当地人作为军事向导和军事劳动力，“如果没有出色的图布人提供步兵和侦察，利比亚人的火力基本上发挥不了作用。”^④ 虽然利比亚军队的武器装备十分充足，但由于训练水平低、技术不熟练，利比亚军队永远无法充分利用他们的装备。^⑤ 综上，卡扎菲最终输掉乍得战争也就不足为奇。

冷战视域下利比亚干涉乍得内战的影响

20 世纪 70—80 年代，利比亚干涉乍得内战的影响绝非限于一国一地。此举促使美国以冷战思维对待乍得内战，乍得内战也不再局限于地区安全问题，而是上升为美苏冷战博弈的战略问题，进而导致利比亚被隔绝于阿拉伯世界乃至整个非洲大陆，乍得国家构建也受到严重威胁阻碍。

（一）里根政府回击利比亚

第一，干涉行动强化了美国对利比亚作为苏联代理人的认知，导致里根政府对利比亚采取高压政策。早在里根上台前，美国针对卡扎菲政府的颠覆行为曾做

-
- ① William J. Foltz, "Libya's Military Power," in Rene Lemarchand(ed.) *The Green and the Black: Qadhafi's Policies in Africa*, 1988 p. 54.
- ② 1984 年 5 月，叛军袭击了卡扎菲常驻地阿齐齐耶兵营。事后大约 5000 人遭逮捕，100 人被处决。1985 年 3 月，另一场军事阴谋导致 60 名利比亚高级军官被逮捕。同年 11 月，利比亚苏尔特省省长哈桑·伊什卡尔上校（Col. Hassan Ishkal）因为与卡扎菲持有不同政见而遭到杀害。Kenneth Michael Pollack *Arabs at War: Military Effectiveness, 1948 - 1991*, p. 385; Christopher Dickey, "Libya Seen Weighing Government Changes,"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27, 1986.
- ③ 哈桑·贾莫斯是一名杰出的指挥官，他的机动作战技巧让一些西方军事观察家将其与二战时期的德国名将埃尔文·隆美尔相媲美。Kenneth Michael Pollack *Arabs at War: Military Effectiveness, 1948 - 1991* p. 385.
- ④ Kenneth Michael Pollack *Arabs at War: Military Effectiveness, 1948 - 1991* p. 377.
- ⑤ Kenneth Michael Pollack *Arabs at War: Military Effectiveness, 1948 - 1991* p. 422.

出回应。^① 但卡特政府始终认为 “乍得同西撒哈拉一样，是一个非洲问题，应通过非洲统一组织或其他区域组织加以解决。”^② 正是美国的这种论断，使卡扎菲可以在极小的风险下，扩大对乍得内战的干涉。正如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 (Ronald Bruce St. John) 所言：在里根上台前，美国与利比亚 “试图用一种双方都不满意的外交关系共存，双方既无法改善也不情愿停止这种关系”^③。

1981 年 1 月，里根正式就任美国总统，他希望复兴美国在世界上特别是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为了重新掌握美苏争霸的主动权，里根改变了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政府对苏联缓和的外交思路，取而代之的是以里根主义为核心的外交战略，试图以军事手段回击苏联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影响力。美国部分官员认为，早在 1981 年之前，卡扎菲就已经是苏联在北非和中东地区的代理人。^④ 在里根政府眼中，利比亚是苏联的“颠覆基地”，卡扎菲则是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人”。^⑤ 1981 年 7 月，助理国务卿切斯特·克罗克在一次听证会上表示 “利比亚已经宣布与邻国乍得完成‘合并’，卡扎菲宣布尼日尔会是‘第二个乍得’……美国必须采取任何适当的行动，来保障非洲国家抵抗利比亚的进攻。”^⑥

20 世纪 70—80 年代，利比亚与苏联关系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权衡自身利益之后的相互选择。^⑦ 70 年代利比亚与苏联进行频繁接触的基础是两国之间存在的军备协议。^⑧ 十年间，利比亚对乍得干涉程度不断加深是卡扎菲独立行使颠覆外交的具体表现，苏联的武器援助只是卡扎菲颠覆外交在物质层面的必要保证。

① 限制美国及其相关武器供应国向利比亚提供美式装备，并依据《1979 年出口管理法》，对利比亚进行贸易出口管制。Jimmy Carter, “Export Controls for Foreign Policy Purposes Letter to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Senate,” December 29, 1979.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export-controls-for-foreign-policy-purposes-letter-to-the-speaker-of-the-house-and-the-president>, accessed July 10, 2023.

② Aaron Segal,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rthern Africa,” *Current History*, Vol. 80, No. 470, December 1981, p. 403.

③ Ronald Bruce St. John *Libya and United States: Two Centuries of Strife*, p. 121.

④ Claudia Wright, “Libya and the West: Headlong into Confrontation?” p. 39.

⑤ “Qaddafi, The Most Dangerous Man in The World?” *Newsweek Magazine*, July 20, 1981.

⑥ Ira R. Allen, “More U. S. Aid for African Foes of Libya,” *UPI News*, July 9, 1981.

⑦ 苏联《文学公报》(Literary Gazette) 在一篇文章中对卡扎菲有关共产主义的言论进行了回击，称他做出了“疯狂的断言”。“Quotations from Qaddafi on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December 16, 1981, *U. 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 Gale Group, Inc., CK2349254192.

⑧ “Memorandum From Robert B. Oakle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Deputy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Scowcroft),” July 7, 1975,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 E–9, p. 121.

在整个乍得内战期间，苏联从未操控利比亚的外交政策，没有向利比亚支持的乍得派系提供任何直接援助，在促成利比亚干涉乍得内战问题上，苏联只起到微不足道的作用。^① 尽管如此，里根政府仍是从东西方对抗的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待乍得危机，坚信利比亚是苏联的代理人。美国对利比亚在干涉乍得内战问题上进行回击，不但能够抑制卡扎菲实施以“乍得模式”为核心的外交政策，维系亲美和中立的非洲政权，更是里根政府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国家的关键之举。

第二，干涉行动促使美国强化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影响力。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埃及与以色列达成和解后，卡特政府将萨达特寻求安全保障从而追求永久和平的需求视为美国的国家利益。^② 中东和平进程停滞的风险在萨达特遇刺后陡然增加。时任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回忆说“在萨达特之后，埃及有可能会重新回归激进，而后果就是和平进程的瓦解。”^③ 因此，美国有意扩大在埃及的军事存在，并于 1981 年 11 月在利比亚和埃及边境举行了代号为“亮星—82”（Bright Star—82）^④ 的军事演习，以震慑苏联的代理人利比亚卡扎菲政府，这也是迫使利比亚从乍得撤军的又一重要原因。美国在埃及的军事存在也为 1986 年 4 月里根政府发起的“埃尔多拉多峡谷”^⑤ 行动提供了有力支持。

利比亚的干涉行为促使美国增加了在马格里布地区的军事存在。在突尼斯西南小镇加夫萨遭遇利比亚武装袭击后不久，美国便派出海军第六舰队进驻突尼斯港，并明确表示“维护突尼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是美国的长期利益之所在，并将严肃对待任何干涉突尼斯内政的外部势力。”^⑥ 1982 年，为了防止利比亚再度对突尼斯进行袭扰，美国为突尼斯制定了关于军事现代化的五年计划，“里根政

① M. J. Azevedo, *The Roots of Violence: A History of War in Chad*, 1998, p. 118.

② 当埃及军队开展装备现代化更新时，卡特总统依照《武器出口管制法》授权向埃及出售大量武器装备，以确保其能够维护自身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Presidential Determination No. 79—13,” August 3, 1979,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903—904.

③ Alexander M. Haig Jr., *Caveat, Realism, Reagan and Foreign Policy*, Palgrave Macmillan, 1984, p. 172.

④ “亮星”军事演习来源于 1977 年埃以两国签署的《戴维营协议》。萨达特遇刺后，鉴于中东和平有破裂的风险，美国联合苏丹、阿曼、索马里等国在利比亚边境举行联合军演，以此震慑利比亚，维持埃及局势稳定以及中东和平。Robert Vanderpool, “Looking Back: Exercise BRIGHT STAR 82,” *Office of Special Investigations Command Historian*, December 25, 2021.

⑤ “埃尔多拉多峡谷”行动又名“黄金峡谷”行动。1986 年 4 月，美国以打击利比亚恐怖主义活动为名，派出以美国海军为首的多国部队对利比亚展开联合空袭行动。

⑥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Vance to President Carter,” February 2, 1980,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 17, p. 498.

府将布尔吉巴的安全援助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该计划至 1986 年底将涉及 10 亿美元的武器装备。”^① 五年计划的实施为突尼斯免遭利比亚干涉提供了有力支持。

（二）利比亚日益陷入外交孤立

利比亚对乍得的干涉行动强化了卡扎菲以颠覆外交和武装干涉为核心，干涉他国内政的政策逻辑，导致卡扎菲误判地区局势，进而被国际社会孤立。利比亚两次干涉行动均取得巨大成功，让卡扎菲忽视了在乍得进行颠覆外交和武装干涉的特殊性。20 世纪 80 年代中前期，利比亚在埃及、苏丹等亲美国家持续采取暗杀、破坏和支持反对派等干涉手段，在突尼斯更是直接派遣军队进行小规模入侵，试图复制在乍得的成功案例，但皆以失败告终。以“乍得模式”为核心的外交政策并不适用于其他非洲国家。

如果说以“乍得模式”对上述国家进行干涉仍披着“反美”外衣，那么利比亚与乍得“合并”则是卡扎菲对非洲大陆的一次挑战，此举导致利比亚在被阿拉伯主流世界抛弃后，陷入非洲国家的孤立之中。^② 迫于巨大压力，卡扎菲决定在 1981 年 11 月将利比亚军队撤出乍得。^③ 在卡扎菲看来，此举将为他赢得国际声誉，使他有成为非洲大陆的代言人，实现其一直追求的与“大人物”们平起平坐的机会。^④ 然而，在 8 月的会议上，有 21 个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拒绝参会，没有达到非洲统一组织召开会议法定数量。^⑤ 卡扎菲误判了非洲国家对他的认可度，利比亚从乍得撤军非但没有赢得非洲国家的支持，反而致使古库尼孤立无援而再次被哈布雷击败，迫使利比亚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不得不重新入侵乍得，最终在外部势力介入下深陷乍得战争泥潭。

利比亚扩大干涉行动加剧了阿拉伯世界对利比亚的孤立隔绝。萨达特遇刺后，苏丹总统加法尔·尼迈里（Gaafar Nimeiry）担心因支持《戴维营协议》而

① Claudia Wright, “Tunisia: Next Friend to Fall?” *Foreign Policy* No. 46, 1982, p. 121.

② 卡扎菲招到国际社会的批评和辱骂，利比亚官员被许多非洲国家驱逐出境……卡扎菲甚至被非洲统一组织批评为帝国主义。纽伯格·本雅明（Neuberger Benyamin）更是将利比亚与乍得的合并援助计划比作利比亚版的马歇尔计划。Neuberger Benyamin, *Involvement, Invasion and Withdrawal: Qadhdhafi's Libya and Chad, 1969–1981*, Shiloah 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and African Studies, Tel Aviv University, 1982, p. 57.

③ 卡扎菲从乍得撤军的另一原因是，希望获得非洲国家支持将于 1982 年 8 月在的黎波里召开的第 19 届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

④ René Otayek, “La Libye face à la France au Tchad : qui perd gagne?” pp. 77–78.

⑤ 关于的黎波里峰会流产的原因，一方面是摩洛哥和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之间存在领土争端问题，导致非统内部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矛盾重重；另一方面是以埃及和乌干达为主的非统成员国因为反对卡扎菲的冒险政策而拒绝参加峰会。John Damis, “The OAU and Western Sahara,” in I. W. Zartman (ed.), *The OAU After Twenty Years*, Praeger Publishers, 1984, pp. 278–285.

遭到利比亚干涉。萨达特遇刺后第二天，尼迈里决定扶持流亡海外的前利比亚驻印度大使穆罕默德·优素福·马加里亚夫（Muhammad Yusuf al Magariaf）成立拯救利比亚民族阵线（National Front for the Salvation of Libya），^① 试图以此换取美国军事援助。^② 1982 年 10 月，埃及和苏丹正式签署《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和苏丹民主共和国一体化宪章》，推进两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军事方面的一体化进程。^③

马格里布国家对埃及与苏丹的联合产生严重担忧。^④ 1983 年 3 月，迫于埃及与苏丹联合带来的风险，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达成《博爱与和谐条约》（*Treaty of Fraternity and Concord*），形成马格里布地区政治联盟，随后毛塔尼亚也加入该条约。^⑤ 利比亚由于与联盟创始国阿尔及利亚在乍得驻军、边境争端、摩洛哥波利萨里奥阵线（Polisario Front）等问题上意见不一，两国关系不断恶化，这也成为马格里布地区政治联盟一再拒绝利比亚加入的主要原因。^⑥ 阿尔及利亚总统沙德利·本·杰迪德（Chadli Beh Bemdedit）甚至警告卡扎菲不要过多从事颠覆活动，公开反对利比亚与乍得合并。^⑦

由此观之，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东西两个方位都存在排斥卡扎菲政权的地区性联盟。东部是由美国支持成立的埃及与苏丹一体化防御联盟，西边则是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为主的半松散式政治联盟。从地缘政治来看，利比亚不得不在两个集团的夹缝中生存。非洲统一组织的黎波里峰会流产显示出利比亚被非洲国家孤立，加入两大地区性集团的失败则证明卡扎菲已经被彻底地隔绝于阿拉伯世界之外。

（三）乍得国家建构步履维艰

利比亚干涉乍得内战，直接导致乍得中央政府丧失合法性，以及正式形成军

① Helen Chapin Metz (ed.), *Libya: A Country Study*, Library of Congress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1987, pp. 126 – 127.

② 事实证明，尼迈里的做法有效。1981 年 11 月，苏丹被美国邀请进入“亮星-82”军事演习，随后苏丹正式加入美埃阵营。

③ “Charter of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Arab Republic of Egypt and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Sudan,” October 12, 1982, *United Nations Treaty Series*, Vol. 1331, No. 1 – 22347, p. 330.

④ 原因是《宪章》公告中，两国放弃了“阿拉伯联盟”的措辞，转用“尼罗河的团结”对两国一体化进行描述。“Charter of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Arab Republic of Egypt and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Sudan,” p. 329.

⑤ John P. Entelis and Lisa Aron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Helen Chapan Metz (ed.), *Algeria: A Country Study*, Library of Congress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1994, p. 225.

⑥ “Libya – Morocco: Treaty Instituting The Arab – African Union of States,”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Vol. 23, No. 5, 1984, pp. 1022 – 1026.

⑦ John Damis, *Conflict in Northwest Africa: the Western Sahara Dispute*, Hoover Institute Press, 1983, pp. 110 – 111.

队派系。乍得内战爆发后，其性质从反对独裁统治，逐渐转变为受外部势力影响的宗教、部族和军阀派系之争。马洛姆下台后，两次恩贾梅纳战役^①致使中央政权彻底崩坏，这也被喻为乍得独立后“最可怕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国家被以部族为基础的军阀集团所统治，外部势力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断加深对乍得内战的干涉。第一次恩贾梅纳战役结束后，爆发了针对南部穆斯林的屠杀活动。根据保守估计，大约有 5000 至 10000 人遇难。伯纳德·兰内（Lanne Bernard）将这一时期的内战称为“乍得国家的毁灭”。此后，乍得中央政府彻底丧失合法性^②，而军队成为决定政治走向的关键因素。

20 世纪 80 年代，外部势力介入使哈布雷军队的规模得到极大扩充。1986 年，哈布雷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一万名正规军的部队，还有两万余名部落军队的支持。^③ 随着哈布雷取得内战的最终胜利，他逐渐建立起军事警察制度以及秘密情报网。^④ 1988 年，乍得《基本法》颁布，规定成立一个隶属于总统且包含各派系代表在内的 5 人军事内阁。^⑤ 然而，军人出身的哈布雷从骨子里并不信任军队。为了保障政权稳定性，他日益边缘化非总统卫队出身的军队精英，导致前参谋长伊德里斯·代比发动叛乱并推翻其统治。^⑥ 至今乍得仍然以军阀为主要力量对属地进行实际管辖，军队国家化仍是前路漫漫。

余 论

意识形态一致性和激进主义通常被看作卡扎菲外交政策的核心要素。^⑦ 但从利比亚对乍得内战的干涉行动可以发现，卡扎菲外交政策的决定因素却是外部安全威胁。20 世纪 70 年代初，意识形态成为主导利比亚外交政策的最优解，干涉

① 1980 年 3 月，第二次恩贾梅纳战争爆发，导火索是古库尼近乎卖国的行径引起哈布雷不满，根源在于乍得国民过渡联盟政府内部各派系相互不信任。

② Lanne Bernard, “Le sud du Tchad dans la Guerre Civile (1979 – 1980)”, *Politique africaine*, Iss. 3 p. 65.

③ Kenneth Michael Pollack *Arabs at War: Military Effectiveness 1948 – 1991* p. 391.

④ William J. Foltz, “Chad’s Third Republic: Strength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 27, October 1987 p. 6.

⑤ Jean R. Tartter, “National Security”, in Thomas Collelo (ed.) *Chad: A Country Study* pp. 178 – 183.

⑥ 1990 年 12 月，代比发表声明表示“我拿起武器是为了结束军队中普遍存在的不公正和裙带关系，我希望国家军队能够脱离政治。”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Les défis de l’armée tchadienne”, p. 5.

⑦ Geoff Simons *Libya: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pp. 263 – 266; George Joffé, “Prodigal or Pariah? Foreign Policy in Libya”, in Dirk Vandewalle (ed.) *Libya since 1969: Qadhafi’s Revolution Revisited* p. 207.

亲美国家内政，寻求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更像是卡扎菲积极融入阿拉伯世界的“投名状”。“十月战争”后，卡扎菲外交政策逐渐转向实用主义，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并以此扩大干涉行动。20 世纪 80 年代，在卡扎菲的外交政策中机会主义与实用主义并存。出于对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大陆孤立的恐惧，卡扎菲亟须寻求新盟友。扶植古库尼成为利比亚控制下的傀儡政权，是卡扎菲时下最好的选择。为了实现目标，卡扎菲愿意动用包括泛伊斯兰主义宗教宣传、战争、财政援助等在内的一切手段。卡扎菲的行为给国家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让利比亚成为一个真正的“战争机器”。^①

冷战博弈不但没有缓解乍得内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反而使局势更加僵化，导致利比亚与乍得的战争升级。直到 1983 年“防火墙”（北纬 16 度线）的建立，才标志着国际干预进入实质性阶段，但它的作用仍然有限。^② 正如马里奥·阿泽维多所言：“如果不是乍得领导人决心不让他们的国家被利比亚吞并或被法国分裂，那么乍得如今就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且统一的实体出现在世界地图上。”^③ 在 1988 年 5 月非洲统一组织首脑峰会上，卡扎菲宣布承认哈布雷为乍得合法总统，并声称这是“送给非洲的礼物”。^④ 1994 年 5 月，在国际法庭的裁决和联合国安理会的监督下，利比亚将全部驻军撤离奥祖地区，利比亚与乍得的历史遗留问题也得到彻底解决。

（责任编辑：贺杨）

① M. J. Azevedo, *The Roots of Violence: A History of War in Chad*, p. 108.

② I. Zartman, William, “Conflict in Chad.” In Arthur Day and Michael Doyle eds. *Escalation and Intervention: Multilateral Security and Its Alternatives*, Westview Press, 1986, p. 19.

③ M. J. Azevedo, *The Roots of Violence: A History of War in Chad*, p. 119.

④ Geoff Simons, *Libya: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p. 295.

has been expanding. Through in – depth research and analysis ,African think tank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Africa’ s socio –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by providing support for policy formulation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guiding Africa’ s development agenda , and influencing social opinion. At present ,African think tanks are facing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research quality and impact ,inadequate funding ,the brain drain ,and lack of autonomy. T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African integration and implement the African Union’ s Agenda 2063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frican think tanks should seize opportunities by prioritizing high – quality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talent introduction and training ,implementing the localization strategy ,pursuing digital development directions ,and embracing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aths. These actions will enhance their academic level ,ability to make suggestions and social influences ,facilitating high – qu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le contributing significantly to Africa’ s progress through the utilization of knowledge for effective governance.

Keywords: African think tanks ,development history ,intellectual support ,Africa Think Tank Summit

Authors: Wang Heng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of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 Lu Yidan ,postgraduate student of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

From Subversive Diplomacy to Military Invasion —Libya’ s Interference in Chad’ s Civil War and Its Influence

Liu Lei and Wang Hongjing

Abstract: Libya’ s interference in Chad hold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Libyan diplomacy. In the mid – 1960s ,the Chadian civil war broke out ,providing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for Libya to intervene in Chad’ s internal affairs. The process of Libya’ s intervention in Chad’ s civil war demonstrated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Libya’ s pursuit of Chad from the Aouzou Strip to the merger of the two countries. The process of Libya’ s interference in Chad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subversive diplomacy ,subversive diplomacy and armed intervention in parallel ,and comprehensive invasion. Its characteristics are constrained by Gaddafi’ s personal ide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security situation ,and the changes of the Cold War pattern.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Libya’ s interference in the Chadian civil war was to expand Libya’ s influence in Central Africa. Therefore ,geographically ,it remains a regional security issue. However ,since the 1980s ,external forces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have

introduced Cold War factors and geopolitical conflicts into the Chadian Civil War , ultimately leading to the bankruptcy of Libya's interference in the Chadian Civil War. This is also an example of external interference in the situation of Africa.

Keywords: Libya ,foreign interference ,Chad's civil war ,subversive diplomacy , Aouzou Strip

Authors: Liu Lei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Histor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Xi'an 710069) ; Wang Hongjing , postgraduate student of School of History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Xi'an 710069) .

An Analysis of the Long – Term and Complexity of Mali's Security Dilemma

Liang Kaining

Abstract: Mali is a microcosm of poverty ,coups ,conflicts ,and climate change in the Sahel region ,bringing together all the dynamic factors that undermine stability in Africa. Based on existing research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root causes ,and deep impacts of Mali's national security dilemma. Due to factors such as colonialism ,climate chang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overnment governance ,Mali has developed a long – term security dilemma ,which is manifested in conflicts between farmers and herdsmen , jihadist activities , urban riots , and military coups. This long – term security dilemma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Mali's national development. If there is no effective solution ,it will seriously undermine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endanger national unity ,and further deepen ethnic cracks ,affe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herefore , all relevant parties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root out the soil of security dilemmas ,and maintain national and regional security.

Keywords: Mali's security dilemma ,conflicts between farmers and herdsmen , terrorism ,climate change

Author: Liang Kaining ,PhD candidate of Center for African Stud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